

明代汉语词汇与明代白话小说戏曲整理

顾之川

明代白话文献与我国传世的多数古籍相比，其文字讹误的程度并不十分严重。但在校勘、标点和注释等方面，也都存在着不少问题。尤其是近年来，在明清白话小说的“出版热”中重印的明代白话小说里，问题更是严重。出现这些问题，有些可能是限于点校者的学识，有些是出版部门的疏漏，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由于缺乏明代汉语词汇的知识而造成的。

一、校勘

1. 失校

烧把火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《石点头》11（本文所引书证，免称回、卷、出等，下同）：“又有开店的，贩去杀了零星发卖，分明与猪羊无异。老少肥瘦，价钱不等，各有名色。老人家叫做烧把火，孩子家叫做和骨烂。”

按，“烧把火”应为“饶把火”，二字形近而误。“饶”即添，今河南方言仍有此义。《笑史·鸩忍部》“食人”条：“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汎海到钱塘，有持至行在充食。老瘦男子，谓之饶把火；妇人少艾者，名之为美羊；小儿呼为和骨烂（春风文艺出版社本误作“和骨灿”），又通目为两脚羊。”

鸣啞 浙江古籍出版社《李漁全集·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》
69：“西门庆则舌吐其口，鸣啞有声，笑语密切。”

按，“鸣啞”失校，当为“鸣啞”。“鸣啞”即接吻。人民文学出版社本《金瓶梅词话》正作“鸣啞”。又作“鸣啞”，《牡丹亭》30：“酒潮微暈笑生渴，待啖著脸恣情的鸣啞。”又可单用“鸣”。《牡丹亭》12：“他兴心儿紧嚙嚙，鸣著咱香肩。”《山歌》2：“小阿姐儿好像五夏六月个长脚花蚊子，咬住子情郎呜呜能。”①

打抽手 春风文艺出版社版《生绡剪》3：“却好奚章甫拉了几个同年，送大座师到扬州。一则要在江都县小座师处打个抽手；二则他先要为娘子，访问他父弟的下落。”

按，“打抽手”失校，当为“打抽丰”。“打抽丰”亦即“打秋风”，为明代常用口语词。《七修类稿》23：“俗以干人云打秋风。”《常谈考误》4：“俗以自远投人干求钱物者曰打秋风。”明代白话文献中用例甚夥。《隋史遗文》32：“柴嗣昌是通家弟兄，原是要来拜谢叔宝，打他抽丰做路费。”《醒世恒言》29：“适值有个江南客来打抽丰，送两大坛惠山泉酒。”同书36：“恰好有一绍兴人，姓胡名悦，因武昌太守是他的亲戚，特来打抽丰。”《初刻拍案惊奇》22：“那衙门中人见他如此行径，必然是打抽丰，没廉耻的，连帖也不肯收他的。”《生绡剪》10：“有个公子姓邵名维邛，字秀甫，来到南京，在他年伯处打抽丰。”《牡丹亭》13：“〔生〕坐食三餐，不如走空一棍。”〔净〕怎生叫做一棍？〔生〕混名打秋风哩！”同书46：“有秀才来打秋风，则索报去。”《警世通言》25：“他自不会作家，把个大家事费尽了，却来这里打秋风。”《石点头》2：“多分到那处打秋风，羁留住了。”

有时又简称“秋风”。《生绡剪》1：“肚饥了就要秋风一顿，东荡西荡，荡了年半有余。”

2. 误校

气不分 《二刻拍案惊奇》2：“妙观见说到对局，肚子里又怯将起来；想着说到这话，又有些气不分。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《点校说明》中说：“‘气不分’不可解。联系上文来看，‘分’当为‘忿’之误。‘气不分’即‘气不忿’，通俗小说中常见。”因而在该篇的原文中，点校者改‘分’为‘忿’。

按，“不分”、“不忿”、“不愤”实际上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写法，不烦改字。“分”当读fèn，与“忿”、“愤”同音通用。《南齐书·王僧虔传》：“庾镇西翼书，少时与右军齐名。右军后进，庾犹不分。”《诗词曲语辞汇释》卷4“分（二）”条，列举唐宋诗词及元曲中的用例共23条，然后总结道：“是知其字本作‘不分’，而‘不忿’与‘不愤’，则因音近而沿用之。又今口语中尚有‘气不分’、‘气不愤’之语，正本此。”

入刀 北京燕山出版社《型世言》32：“詹博古道：‘待我寻着主儿，一百两之外，与兄入刀。’”路工编《明清平话小说选》第一集所收《鼓掌绝尘》2：“我们如今也不要管他什么生钱不生钱，且把这三锭拿来，和你入刀了。”

按，“入刀”应为“八刀”，系形近而误。“八刀”即“分”的拆字隐语，明代文献常用。《白兔记》4：“自今以后，诚诚志志，志志诚诚，停一会，香金钱与老哥八刀。”《杀狗记》12：“〔净〕我与你讲过了，七锭以外，都是我的。不是我一个人要，还有那一位官人要八刀的。”同书14：“烂小人，难道我就独得了不成？少不得都拿出来八刀。”《鼓掌绝尘》11：“众土工看了，个个满心欢喜，只道掘着一个肥窖，大家都有些八刀。”同书32：“且把这三锭拿来，和你八刀了。”《醉醒石》7：“乡绅说分上，与他八分，一时也像相厚。”

替 春风文艺出版社版《生绡剪》9：“那飞泉大笑道：‘我替你都是天医院里子孙，怎么分得内外？’”据该书《校后记》所说

的体例，“替”为“明显的错别字”，因而校点者“径改”为“与”。

按，在明代文献中，“替”常用作连词“和”、“与”、“同”。《山歌》9“烧香娘娘”：“请你来再无别事，有一句知心话替你商量。”《初刻拍案惊奇》26：“我是替你说过了，方住在此的。如何又要我去陪这老灰物？”《三刻拍案惊奇》9：“哥，今还不曾替哥耍，且桶里躲着。”同书24：“替这些学生，也有说有道，好不和气。怎你道他不好？”《玉娇梨》4：“张媒婆连忙替夫人、小姐见个礼。”校点者的“径改”，属不明明代俗语词而误校。

货 百花文艺出版社版《醋葫芦》6：“我家有个使女要货，若先生有令亲友处用得，小子急于要脱。”据该书《校点后记》所说的体例，校点者认为“货”后脱了“卖”字，当补。

按，在明代白话文献里，“货”即有“卖”义。《西游记》1：“却又田园荒芜，衣食不足，只得斫两束柴薪，挑向市廛之间，货几文钱，余几升米。”同书9：“一日，在长安城里，卖了肩上柴，货了篮中鲤，同入酒馆之中，吃了半酣。”《醒世恒言》27：“如今急切里寻人，能值得多少？不若先把小的胡乱货一个来使用。”《金印记》7：“季子学成文武艺，合当货与帝王家。”

稍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《隋史遗文》16：“叔宝与佩之、国俊见礼，却把领出来的那些物件，稍在马鞍轿傍，马就压矮了。”点校者注：“原文作‘稍’，现改作‘捎’。”

按，在明代白话文献里，“稍”、“捎”、“梢”同音通用，极为常见，不烦改字。如《三刻拍案惊奇》1“解人稍信到家”、同书30“柳稍青”等。

二、标点

同其他古籍一样，明代白话文献的句读，是靠作者记述时的

思维层次来显示的。读者只有辨明作者的思维层次，才有可能正确辨明句读，从而准确理解原意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明代白话文献，多数已由点校者加上了新式标点。但这些标点仅仅代表着点校者对原文的理解，未必与作者记述时的思维层次完全吻合。这就可能造成失误。

1. 因不明明代俗语词而误断

歪厮缠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《明清平话小说选》第一集所收明末于鳞《清夜钟》7：“那魏鸾要吟要穿，两个歪厮，缠人揶揄，崔佑无件不依。”

按，“歪厮缠”为明代常用俗语词，即今语“胡搅蛮缠”。《韩湘子全传》9：“我们真是晦气，一位神仙老爷不见了，倒吃这老头儿在此歪厮缠。”《清夜钟》7：“况有了几个钱，便有几个不三不四、歪厮缠的相知来走动。”《石点头》7：“气恼不过，偏要与这梦猷歪厮缠，弄他个不利市。”

又作“歪缠”、“歪死缠”、“歪思缠”、“歪事缠”、“歪厮胡缠”等。《隋史遗文》8：“手下人不识好歹，只道兄别处客人，性格不同，酒后难于算帐，故意歪缠，要先称银子。”《木皮词》：“更可笑翦爪当牲来祷告，不成个体统真是歪缠。”《挂枝儿》5“歪缠”：“冤家好大胆，反来歪死缠。”《山歌》8“私情长歌”：“姐儿生来眼睛鲜，弗知趣后生死命歪思缠。”《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》36：“咬海干心里想道：‘本待借兵邻国，解脱灾危，怎么又撞遇着这等一个妇人，好歪事缠也。’”《金瓶梅》12：“堪笑西门暴富，有钱便是主顾，一家歪厮胡缠，那讨纲常礼数。”

显然，上引例句将“歪厮缠”点断，就令人不知所云了。

势要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新版《水浒》2：“你托谁的势，要推病在家，安闲快乐？”又同书33：“（慕容达）依托妹子的势，要在青州横行。”

按，“势要”在元明汉语中有权势、神通义。元曲《包待制三勘蝴蝶梦》：“我是个权豪势要之家，打死人不偿命。”《西游记》74：“这魔头果是神通广大，势要峥嵘。”《韩湘子全传》19：“艸公道：‘神仙倒有，只是大人倚着那做官势要，在家中不肯理他。’”同书25：“我老爷的势要，谁敢不从？”又作“势耀”。《韩湘子全传》28：“我们野道人有怎么势耀，济得恁事？”又引申为“有权势的人”。《初刻拍案惊奇》20：“（裴安清）一清如水，俸资之外，毫不苟取，那有钱财势要？”

象意 岳麓书社1988年版《初刻拍案惊奇》32：“唐卿一人在舱中，象意好做光了。”

按，“象意”，又作“像意”，“像心像意”。明代有三义：

(1) 高兴。《隋史遗文》22：“这宇文惠及不过是个蠢才，晓得甚趣，只取一时像意而已。”《古今小说》10：“他见那孩子取名善述，与己排行，先自不像意了。”同书22：“唐孺人听见丈夫说子母都发开，十分象意了。”《二拍》1：“（太守）看见零零落落，纸色晦黑，先不象意。”(2) 满意，满足。《初刻拍案惊奇》2：“除非去做娼妓，倚门卖俏，撞哄子弟，方得这样快活象意。”同书13：“儿媳两个，到嫌长嫌短的不象意。”同书17：“此后知观来只须留在房里，一发安稳象意了。”《二刻拍案惊奇》3：“孺人道：‘我只为女儿未有人家，日夜忧愁。’妙通道：‘一时也难得象意的。’”《醉醒石》9：“又是半晌，侧边的道：‘你已像意，也该丢了让我罢。’”(3) 自由自在，纵情。

《醒世恒言》8：“今后既到我家，便是我家的人了，还像得他意！”同书23：“这海陵像心像意，侮弄了许多时节。”《型世言》24：“只是这些土官像意惯是，羞的是参谒上司。”

显然，上引《初刻拍案惊奇》32例句中的“象意”是(2)义，此句应作“唐卿一人在舱中象意，好做光了。”

2. 当断不断

例1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《古今小说》32:“文升嫡侄为嗣,延其宗祀居官清正,不替家风,岂得为无后耶?”按,“延其宗祀”后当点断。

例2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《醒世恒言》24:“却有第二子晋王广,为扬州都总管,生来聪明俊雅,仪容秀丽。十岁即好观古今书传,至于方药、天文地理、百家技艺术数,无不通晓。”按,“天文”和“百家技艺”后当点断。

例3,上海古籍出版社《古代白话小说选》下册所收《钱多处白丁横带,运退时刺史当艚》(即《初刻拍案惊奇》22):“却是这些富人,惟有一项不平心,是他本等。”按,“不平心”即不是出于公平之心,见利忘义,赚昧心钱,故下文又说:“大等秤进,小等秤出。自家的歹,争做好;别人的好,争做歹。”应将“不平心”属下,作“是他本等”的主语。

例4,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《欢喜冤家》1:(李二邻居)“叫道:‘地方不好了,不知李二被何人杀死在此。’”按,“地方不好了”使人不知所云,“地方”后当点断。“地方”指当地的负责人,是明代里甲制度用语。《鼓掌绝尘》31:“李琼琼急忙点着灯赶将出来,看见妈妈晕倒在地,不晓得是张秀,开口便叫道:‘地方救人!’”《小说》18:“倭寇生发,沿海抢劫,各州县地方,须用心巡警,以防冲犯。”《欢喜冤家》2:“那公人也不答他,登时叫起地方道:‘陈小二杀人。……’”

例5,《清夜钟》7:“王氏情知丈夫爱着他,与他争料是吃亏。”按,“与他争”作“料是吃亏”的状语,后当点断。

例6,中华书局1988年版《高文举珍珠记》4:“院子哥,多劳你也受我二人一礼。”按,“多劳你”后当点断。

3.不当断而断

例1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《醒世恒言》8:“那女子尖尖翘翘,凤头一对,露在湘裙之下。”按,“尖尖翘翘”是修饰

“凤头一对”的，不应点断。

例2，《醒世恒言》23：“光阴似箭，约摸着往来，有数个月。”按，“往来有数个月”是“约摸”的宾语，“往来”后不应点断。

例3，《型世言》17：“那贼在门边排下许多精锐，都带着盔甲，拿着兵器，耀武扬威。马巡抚叱，他收敛进城。”按，“马巡抚叱”后不应点断，应为“马巡抚叱他收敛进城”。

4. 点校不辞

例1，《李渔全集·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》67：“见玳安站着等搭连，玉箫道：‘使着手，不得闲。教他明日来与他就是了。’”按，“使着手”不辞，应为“使着，手不得闲。”

例2，中华书局版《金印记》23：“此间便是我亲帋。愁生喜，喜还悲，心切，切泪交颐。”按，“切泪交颐”不辞，应为“心切切，泪交颐”。

例3，宝文堂书店1988年版《白兔记简注》4：“自今以后，诚诚志志，志志诚诚，停一会香金钱，与老哥两个八刀。”按，“停一会香金钱”不辞，应为“停一会，香金钱与老哥两个八刀”。

5. 标点不准确

例1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《明清平话小说选》第一集所收《清夜钟》7：“（崔氏道）：‘列位爷，杀死魏鸾是我，不干他老人家事，只缚了我去。’众人道：‘你这样个小厮，杀得人，官须不信，到官是罪，你替不得的？’”按，“杀得人”后应点问号，以表疑问。“你替不得的”后亦无问意，应点句号。

例2，《欢喜冤家》9：“正说间，恰好二官拿着一本书走过。小山叫道：‘二叔，是什么书？借我一看。’二官笑嘻嘻的拿着走进店来，放在柜上：‘恰是一本刘二姐偷情的山歌。’”按，《山歌》既是一本书，就该点书名号。

例3，中华书局1988年版《高文举珍珠记》6：（生）“读的书经，书内专言政事评。”按，“书经”特指《尚书》，应点书名号。

三、注 释

给古籍加上简明的注释，便于人们阅读使用，是古籍整理的主要方法，也是我国古籍整理的优良传统之一。传统训诂学中的文献训诂，事实上就是古籍的注释工作。古籍注释可以注音、辨字、释义，也可以说明语法、阐发章句义理，而排除古籍的语言障碍，即词义注释，是其中的核心工作，也是古籍注释的第一要义。显然，要给古籍中的词语作出准确的注释，就必须明白该语词在当时的特殊意义和用法。如果简单地以今律古，那非陷入望文生训的泥潭不可。上文我们谈到，明代白话文献，近年来出现了一些质量较高的注本，但即使是名家的注释，也常有注错的地方。

1. 误注

把势 《牡丹亭》13：“牵弓射弩做人儿，把势；一连十个诺来回，漏地。”人民文学出版社校本注：“把势，这里是装样子。”按，“把势”（又作把式）是蒙古语baqsi（音译为“八合识”、“八哈失”、“巴合失”、“巴合赤”、“巴黑石”等）的借词，有“老师”、“擅长某种技艺的人”、“内行”等义。②这里是郭驼自夸其“牵弓射弩”的技艺娴熟，而不是“装样子”。

唧溜 《白兔记》22：“如今幸喜身唧溜，把粥食频调产后，莫待老来病成不救。”宝文堂书店1988年版注：“唧溜，这里指小病。”

按，“唧溜”是明代常用词，又写作“即溜”、“掇溜”、“鲫

溜”、“唧溜”、“唧溜”。明代有四义：（1）机灵，聪明，伶俐。《绿牡丹》6：“书生即溜，把香奁逸句，俏地先偷。”《醋葫芦》6：“只说我女儿不甚唧溜，特地与他伏侍的。”同书14：

“怎知都飘即溜，放开脚步，一道烟往馆中去了。”《石点头》4：“（孙三郎）又且做得即溜，出入并无一人知觉。”《生绡剪》7：“尔澄做这奇事以后，一路与人打伙，造得十分唧溜。”

《戒庵老人漫笔》5：“说人不慧曰不唧溜。”（2）小巧，精细。《挂枝儿》9“大脚”：“小脚生得忒即溜，剪一双弓鞋面，费了一匹潞绸。”《南词叙录》：“唧溜，精细也。”《西湖游览志余》25：“杭人有以二字反切一字以成声者，如秀为唧溜。”（3）精，熟。《隋史遗文》27：“但闲中无事，将劈柴的板斧装了长柄，自家舞的到也即溜了。”《醋葫芦》12：“又添上一个新友，姓詹名直口，独有变卖行中，一发即溜。”《警世通言》16：“那一夜我眼也不曾合，他怎么拿得这样即溜？”

（4）顺利，运气好。《白兔记》12：“自恨我好不唧溜，这碗淡饭怎入口？”《金印记》16：“掩耻包羞，自惭迤迤不唧溜。”

可见，“如今幸喜身唧溜”中的“唧溜”，应是（4），甚至可理解为“健康”，而不是指“小病”。

生发 《白兔记》18：“（外）巡更不严，贼盗生发。”宝文堂书店1988年本注：“生发，即生利。”

按，“生发”即“发生”，而非“生利”。正因为“巡更不严”，导致了“贼盗生发”。若理解为“生利”，则与原文意思不合。《古今小说》18：“近奉上司明文，倭寇生发，沿海抢劫，各州县地方，须用心巡警，以防冲犯。”

这们 《娇红记》36：“象小弟这们不济的，未必不中。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本注：“小弟这们，即小弟们、小弟这行之意。”

按，在明代白话文献里，“这们”、“这每”、“这么”是一个词的不同写法，可以互相通用。这里的“这们不济”，即“这么不济”、“如此不济”。《四声猿·女驸马》2：“不信场中还有这们一个敌手哩。”《四声猿·玉通和尚》：“这们大雨，你着一身孝，来我这庵里呵，做啥子。”又：“既是旧有的，那每常发的时节，却怎么医才医得好？”

不分 《娇红记》24：“不分他狠爹娘乔撇古，干则掇赚了咏桃花翠鸾女。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本注：“不分，不料。”

按，“不分”即“气不分”，例见上文。

泼毛团 《娇红记》12：“吓，泼毛团，鳔胶粘住你哩。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本注：“泼毛团，对太阳的詈词。古代传说太阳中有三足鸟，故称。泼，咒骂之词，含有恶劣、卑贱的意思。”

按，“三足鸟”云云，纯属望文生义。“毛团”为明代常用的詈词，不为咒骂太阳所独用。《韩湘子全传》1：“吕仙睁开慧眼，望那一方一看，就认得是两个毛团在那里吐气，一个是香獐造孽，一个是白鹤弄榷。”《醒世恒言》6：“这毛团也奸巧哩！只怕还要生计来取。”《西游记》35：“行者骂道：‘你这伙作死的毛团，不识你孙外公的手段！……’”同书86：“呆子忍不住骂起来道：‘我把你这伙毛团！你将我师父藏在洞里，拿个柳树根哄你猪祖宗，莫成我师父是柳树精变的！’”这是指妖怪。《鼓掌绝尘》38：“这张驿丞厉声喊叫道：‘甚么毛团，敢来寻死！’……可怜一个多年张秀，霎时送命在毛团手里。”《醒世恒言》33：“那老王该死，便道：‘你这剪径的毛团！我须是认得你。……’”则又是指强盗。

有时不明通假也可能造成误注。如：

窟弄 《白兔记》32：“头发打得粉粉碎，牙齿打佐一把骨，

鼻子打做两窟弄。”宝文堂书店注本：“窟弄，小巷；胡同。这里以此比喻被打的很厉害。”

按：此注显系望文生义，“窟弄”即“窟隆”之通假。《客座赘语》卷1：“事之有隙可指曰窟龙（穴头）。”《嘉定县志》：“窟笼，俗呼孔也。《篇海》：‘窟，孔穴也。’《韵会》：‘笼，鲁孔切。以声音求训诂，笼有孔义。’”

亚 《娇红记》20：“蹑手蹑足将纱窗亚，听他听他两情讷。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本注：“亚，通‘掩’。”

按，如按此注，似为娇娘与申纯作爱时竟忘了关窗子，倒是两个捉奸的替他们将窗子“掩”上了，显然与剧情不合。其实，这里“亚”通“研”。“研”本指碾磨使之坚实发亮，而碾磨必须使两物接触，因有：“接触”、“挨近”义。《西游记》57：“（行者）轮铁棒，丢了磁杯，望长老脊背上研了一下。”同书74：“（行者）把棍子望小妖头上研了一研，可怜，就研得象一个肉陀！”《初刻拍案惊奇》25：“几番要研在小娼处宿歇。”时有“研光”一词，意即“挨光”，多指男女调情。《古今小说》3：“吴山初然只道好人家的，容他住，不过研光而已。”《山歌》2“研光”：“姐儿见子有情郎，好似云僧投饭入斋堂。咦像染坊店里画石贪色块，研子多多少少光。”此义又可用“挨光”。《金瓶梅词话》3：“王婆道：‘大官人，你听我说，但凡挨光的两个字最难。怎的是挨光？似如今俗呼偷情就是了。’又：“安排十件挨光计，管取交欢不负期。”《二刻拍案惊奇》3：“桂娘的卧房，乃前日偷眠，妄想强进挨光的所在。”

也指一般的主动接近，套近乎。《隋史遗文》41：“到一处，定买许多酒肉，这二十多人内，时常去捋光擦他。”《韩湘子全传》3：“那先生姓元，名自虚，号若有。向年是一个游手游食研光的人。”

元明时有“亚肩叠背”一语，其中“亚”亦用“挨”义。

《水浒传》23：“武松在轿上看时，只见亚肩叠背，闹闹穰穰，屯街塞巷，都来看迎大虫。”同书120：“只见一群人，亚肩叠背的围着一个汉子，赤着上身，在那阴凉树下，吆吆喝喝地使棒。”

《乡言解颐》卷1“天部”：“至日平西曰亚山，则夕阳在山，西入崦嵫之候矣。”

2. 注释不确

除误注之外，还有不少以偏概全，或仅得其仿佛，因而造成注释不确的现象。

致仕 《醒世恒言》5：“（勤自励）累征安庆绪、史思明有功。年老致仕，夫妻偕老。”人民文学出版社校注本注：“过去，作官的人，到了一定的年龄，告老回家，叫做‘致仕’。”如按此注，则“致仕”相当于今天的官员离休。其实不尽然。官员告老还乡固然叫“致仕”，但明清时“致仕”的决不仅限于年老官员，年轻的官员暂时请告回籍也叫“致仕”。《生绡剪》8：“但尔年尚幼，尸位貽羞，可请告回籍，以俟老成，再图效犬马可也。枝仙见了此书，就与母亲说：‘……李家爹爹有书在此，叫孩儿致仕回去。’”又引申可指用具不起作用。《生绡剪》2：“我这马桶都告致仕，三日不倒哩！终不然改换天朝，叫别人倒了！”

痛决 《牡丹亭》32：“险些些，风声扬播到俺家爷，先吃了俺狠尊慈痛决。”人民文学出版社校本注：“痛决，严厉的责罚。”如此注释，仅得其仿佛。当“狠尊慈”听说女儿在后花园与情人幽会时，究竟是怎样‘责罚’的，读者仍不清楚。今按，“决”即骂，“痛决”即痛骂一顿。元明以来常见，字又作“攞”、“嚼”（方言音jué）、“掘”、“绝”等，并音同字异。《剪发待宾》2：“你孩儿拿的个信字来，我当与他五贯长钱，你怎生将他痛决了一场？”《金瓶梅词话》12：“告师父得知，我从来不晓得请人，只会白嚼人，就是一能。”这里“嚼”为双关

语，既指“咬”，又指“骂”。《客座赘语》1：“凭怒而以语詈詈之也曰攫。”《醒世姻缘传》64：“我就只说了这两句，没说完，他就秃淫秃搔的掘了我一顿好的。”民国14年河北《献县志》17：“骂人谓之卷，亦谓之掘。”民国20年河北《青县志》11：“骂詈曰骂街，亦曰卷，又曰绝，皆无正字。”

厮缠 《娇红记》32：“【旦】他那里热厮缠，我冷叮咛。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本注：“厮缠，相亲相缠。”

按，“厮缠”即“歪厮缠”的省称，例见上文。

注：

①“呜”之亲吻义，六朝已有。参王云路、方一新《中古汉语语词例释》387页，吉林教育出版社，1992。

②参张清常《漫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》，《中国语文》1978，3期；刘铭恕《现代汉语中的一个蒙古语》，《郑州大学学报》1983，4期；方龄贵《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》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，1992。

③此义甚古。《春秋公羊传·宣公元年》：“（闵子）曰：‘若此乎古之道，不即人心。’退而致仕。”何休注：“致仕，还禄位于君。”

作者工作单位：人民教育出版社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袁 俐）